



纪王崮现场出土的带有精美双钩纹的玉器(资料片)。本报记者张中 摄

【刊前絮语】

一场讲座

□徐静

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当天下午,我去省博听了一场讲座,主讲嘉宾是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南昌海昏侯墓考古专家组组长信立祥,讲座的题目是一代帝星殒落的无限哀荣。

年近七十的信先生言语诙谐,他在介绍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成果时不忘拉近与山东的关系,在外藏椁和椁室中出土的一万余件套文物中,有许多是刘贺在山东为昌邑王时使用过的物品。讲座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是信先生着重提到的:除了重达十几吨的五铢钱、网友关注度极高的“火锅”,其实我们更应关注出土的数千枚竹简和80余版木牍上的文字资料。根据对2000枚竹简的初步释读,已知其中的内容有《论语》、《易经》、《礼记》、《孝经》等儒家经典及农书等文献,还有一篇属于西汉当代文学赋体的冢赋,描绘了为一位列侯花费数百万修建豪华墓室的经过。从与墓主有关的文物可以看出,刘贺绝不是像《汉书》所说的那样荒唐不堪,我们不能仅凭《汉书》的记载来评价刘贺,刘贺的悲剧绝非“不肖”所致,而是缘于他缺乏政治经验,再加上权臣当政,他无奈被拉下宝座。听到这里,我不由想起刊登于5月8日“人文”周刊上的《巨野金山废冢的前世今生》一文,里面也提到过:“《汉书》中记载的刘贺以负面内容居多,疑团也不少,比如汉武帝驾崩时,刘贺仅是个5岁的孩子,那时候就外出巡游狩猎,与常理不符。”由此看出,作为岁月长河中真实的存在,作为比史书更准确的记载,刘贺墓出土的文物不仅印证充实了我们对西汉制度的认识,还使我们了解到西汉文献失载的一些东西,这恰恰是文物存在的价值。

这期“人文”周刊中,《有勇有谋的纪国》、《为表忠心射暗箭》讲述的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各自艰难的生存之道,像为了与齐国“较劲”使出联姻、联盟、检举揭发等种种手段的纪国,终在弱肉强食的时代被齐襄公所灭;而齐桓公小白却凭借鲍叔牙、管仲等良臣辅佐,终成春秋第一霸。两篇文章对应着看,好像更有趣。

再看《秉笔芝罘》(《东海报》)一文,收藏了诸多报刊的作者滕长富说,“报纸,是见证社会变迁的活字典。它们像一位位思路清晰的智者,准确无误地向我们讲述这座城市昨日风情。”面对泛黄的报纸图片,读者们是否也会生出感慨:那些定格在字里行间的铺号、街巷是否依然?即便有存,大概已被岁月洗涤得面目全非了吧!

出品:副刊编辑中心
设计:壹纸工作室
本版编辑:徐静
美编:牛长婧
投稿邮箱:qlwbxujing@sina.com

【山东古国系列之三】

『有勇有谋』的纪国：和齐国较劲三个半世纪

□本报记者 张九龙

三个半世纪之久的国家时,不禁会发出既生“纪”,何生齐的感慨。运……它就是定都于山东寿光的古老纪国。当我们走近这个和齐国较劲长达得周夷王烹杀齐哀公,它曾经出过周王的王后,但还是免不了亡国的命运。它曾是东方大国,疆域可与齐、鲁抗衡,它的国君曾经仅凭几句话,就激

商代旧国 周代重封雄踞东方

末代纪侯做梦也不会想到,亡国两千七百年之后,他还有机会“上头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2012年春节前夕,在海拔500多米高的山东沂水纪王崮山,意外发现了春秋大墓。综合出土文物和当地传说,许多线索将墓主人的身份指向了末代纪侯,一时轰动全国。

纪王崮被称作“沂蒙第一崮”,是沂蒙山区百余座崮中面积最大的,也是唯一有人居住的。纪王崮的顶部平坦开阔,有水有田,可以容纳上万人,至今留有城堡遗址。当地一直流传,春秋时期的纪侯亡国后逃难至此,并屯兵定居,纪王崮也因此得名。

当那座春秋大墓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时,提起纪国,多数人还是一头雾水。纪国,名不见经传,距离纪王崮160多公里的山东寿光纪台镇,正是纪国故城所在地。如今遗址中最显眼的,莫过于那座高20余米的纪王台了,在当地百姓口中,纪王台是当年纪侯的点将台。由此远眺,济青高速附近的旷野中,还有依稀可辨的城垣遗迹。

回到商周时期,纪国亦曾叱咤风云。论资历,纪国比西周初年始封的齐、鲁更早。纪国是姜姓国,炎帝之后,很早就来到寿光一带定居繁衍并不断壮大。到了商代,纪国成为方国之一,1983年在益都侯城故址出土的商代“纪器”就是这段历史的遗存,也印证了著名学者王献唐先生对纪国“商代旧国,周代重封”的判断。

纪国不光“生日”大,地盘也不小,在西周和春秋初年,它始终是山东地区的赫赫大国。近年来,在寿光、莱阳和烟台等地均出土过纪国铜器,可见齐国以东、莱国以南的区域都是它的控制范围,疆域之广阔并不亚于齐、鲁。

不仅如此,兵强马壮的时候,纪国国君也一度有颗对外扩张的雄心。据《左传》记载,鲁隐公元年,也就是公元前772年,纪人还曾经出兵伐夷。夷国位于今天的青岛即墨,纪国能派兵兼程近三百里远征夷国,足见其当时的军事实力。

纪侯潜周 坐收齐国动荡渔利

说起纪国,就必须分析它和齐国的关系。纪、齐两国是邻邦,

又都是姜姓国,按说是亲上加亲,相处该很融洽才对,可现实情况恰恰相反,两国一直龃龉不断。纪侯潜周的事件,更是将两国的仇恨推向了高潮,也成为后来齐国灭亡纪国的最好借口。

出于政治考量,周天子对纪国这个资深的东方大国颇为器重,从出土青铜器铭文可以看出,纪侯曾奉命参加周成王的葬礼和周康王的登基大典,在康王登基大典上,纪侯还受到了周王的赏赐。此外,和鲁、郑等国一样,纪国的不少国君都在周廷担任要职,其政治意义非同一般。

反观齐国,当时的处境就有点尴尬了。与纪国这个“土著”不同,姜太公是周初才被封到齐地的,他接手的时候,方圆百里的领土大多是盐碱地,人口少得可怜,几乎是白手起家。同时,在它周围,盘踞着以纪国为代表的姜姓集团国,大家都瞧不起齐国这个外来的穷“后生”,齐国的“国际”形势亦不容乐观。

在姜太公的治理下,齐国终于站住了脚,基本与周边国家相安无事,但是到了姜太公去世百余年后,齐国遭遇了一场巨大的危机:国君齐襄公被周夷王给烹杀了,齐国大乱。对此,史官记下了五个字:“纪侯潜之周。”原来,是纪侯在周夷王那里说的坏话。

到底是诬陷栽赃还是检举揭发,史书没有更多的记载,但是“苍蝇不叮没缝的蛋”,齐襄公“荒淫田游”是出了名的,《诗经》中的《鸡鸣》、《还》等就是讽刺他“从善无厌,昏利不行”的诗作。另外,也有学者依据考古发掘分析,齐国曾建圆丘祭天,而按周礼,祭天是天子特权,齐国属于潜越行为,因此引来杀身之祸。

哀公死后,其弟继承大统,史称胡公。胡公迁离营丘,定都薄姑,不久,哀公的另一个同母幼弟率营丘人攻杀胡公自立,是为献公,又把首都迁到了临淄。



兽面纹青铜鼎

淄,此后齐国长期动荡不安。总之,经过这么一折腾,齐国元气大伤,更没有力气和心思与纪国争雄,不管当初“潜周”出于什么考虑,纪国还是坐享渔利了。

联鲁斗齐 扛不住九世之仇

齐国立国以来,内忧外患不断,自保尚且不易,何谈对外扩张?不管有心无心,一定程度上,纪国给齐国的崛起拖了三百多年的后腿。可是风水轮流转,齐国总会有羽翼丰满的一天,而这一天,也意味着是纪国的末日。

后来,齐国逐渐步入正轨,日臻强大,出现了“庄倍小霸”的局面,纪国觉得形势不妙,为避免被吞并,打出一系列外交牌,广泛争取外援。因为鲁国与周天子同气连枝,纪国一直铁了心地跟着鲁国走,两国不仅保持着姻亲关系,而且不管是会盟还是打仗,纪国总是和鲁国保持高度一致。

厚道的鲁国对这个盟友也是鼎力相助。在鲁国的张罗下,纪侯之女顺利嫁给周桓王为后,纪国抱上了周天子的大腿,政治地位得以提高,可当时的周天子地位也是一落千丈,对纪国关照非常有限。

即位第三年,齐襄公打着为九世祖齐哀公报仇的旗号,发兵攻打纪国,纪国不得不求救于鲁国,鲁桓公出面调停,组织会盟,纪国的危机有所缓解。然而,雄心勃勃的齐襄公岂肯善罢甘休,次年,齐襄公趁出兵除掉鲁国国君和郑国君,一时天下哗然。

失去了大国的保护,纪国免不了亡国厄运。公元前693年,齐国再次兴兵伐纪,连下三城,公元前690年,齐军攻破纪国都城,纪侯将剩下的国土交给弟弟纪季,自己出国逃亡,纪国灭亡。

齐襄公灭纪,报九世之仇,得到了汉武帝的赞誉。汉武帝对齐襄公颇有惺惺惜惺,因为汉高祖曾有“白登之围”,吕后遭遇过匈奴致书之辱,文景两代也都不断遭受匈奴入侵,所以汉武帝标榜“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希望效仿齐襄公,北伐匈奴,一雪前耻。

不过,孟子说了:“春秋无义战”,弱肉强食的时代,九世之仇恐怕只是个幌子。齐国对纪国惦记并非一天两天,正如王献唐先生所说:“我认为复仇只是齐襄公的一种借口,本质上是想吞并纪国……《诗序》说襄公为‘鸟兽之行’,试想这种人,哪能想到他九世的祖宗,为他复仇?”